



論衡卷第二十二

漢會稽王克著

新安程榮校

紀妖篇

紀妖篇曰

衛靈公將之晉至濮水之上夜聞鼓新聲者說之使人問之左右皆報弗聞召師涓而告之曰有鼓新聲者使人問左右盡報弗聞其狀似鬼子為我聽而寫之師涓曰諾因靜坐撫琴而寫之明日報曰臣得之

矣然而未習請更宿而習之靈公曰諾因復宿明日
已習遂去之晉晉平公觴之施夷之臺酒酣靈公起
曰有新聲願請奏以示公公曰善乃召師涓令坐師
曠之旁援琴鼓之未終曠撫而止之曰此亾國之聲
不可遂也平公曰此何道出師曠曰此師延所作淫
聲與紂爲靡靡之樂也武王誅紂懸之白旄師延東
走至濮水而自投故聞此聲者必於濮水之上先聞
此聲者其國削不可遂也平公曰寡人好者音也子
其使遂之師涓鼓究之平公曰此所謂何聲也師曠

曰此所謂清商公曰清商固最悲乎師曠曰不如清
徵公曰清徵可得聞乎師曠曰不可古之得聽清徵
者皆有德義之君也今吾君德薄不足以聽之公曰
寡人所好者音也願試聽之師曠不得已援琴鼓之
一奏有玄鶴二八從南方來集於郭門之上危再奏
而列三奏延頸而鳴舒翼而舞音中宮商之聲聲徹
于天平公大悅坐者皆喜平公提觴而起爲師曠壽
反坐而問曰樂莫悲于清徵乎師曠曰不如清角乎
公曰清角可得聞乎師曠曰不可昔者黃帝合鬼神

於西大山之上駕象輿六玄龍畢方並轄蚩尤居前
風伯進掃雨師灑道虎狼在前鬼神在後蟲蛇伏地
白雲覆上大合鬼神乃作爲清角今王君德薄不足
以聽之聽之將恐有敗平公曰寡人老矣所好者音
也願遂聽之師曠不得已而鼓之一奏之有雲從西
北起再奏之風至大雨隨之裂帷幕破俎豆墮廊瓦
坐者散走平公恐懼伏于廊室晉國大旱赤地三年
平公之身遂瘡病何謂也曰是非衛靈公國且削則
晉平公且病若國且旱亡妖也師曠曰先聞此聲者

國削二國先聞之矣何知新聲非師延所鼓也曰師
延自投濮水形體腐於水中精氣消於泥塗安能復
鼓琴屈原自沉於江屈原善著文師延善鼓琴如師
延能鼓琴則屈原能復書矣楊子雲弔屈原屈原何
不報屈原生時文無不作不能報子雲者死爲泥塗
手旣朽無用書也屈原手朽無用書則師延指敗無
用鼓琴矣孔子當泗水而葬泗水却流世謂孔子神
而能却泗水孔子好教授猶師延之好鼓琴也師延
能鼓琴於濮水之中孔子何爲不能教授於泗水之

側乎

趙簡子病五日不知人大夫皆懼於是召進扁鵲扁鵲入視病出董安于問扁鵲扁鵲曰血脉治也而怪昔秦繆公嘗如此矣七日悟悟之日告公孫支與子輿曰我之帝所甚樂吾所以久者適有學也帝告我晉國且大亂五世不安其復將霸未老而死霸者之子且今而國男女無別公孫支書而藏之於篋於是晉獻公之亂文公之霸襄公敗秦師於殽而歸縱淫此之所謂今主君之病與之同不出三日病必間聞

必有言也居二日半簡子悟告大夫曰我之帝所甚樂與百神遊于鈞天靡樂九奏萬舞不類三代之樂其聲動人心有一熊欲授我帝命我射之中熊熊死有羆來我又射之中羆羆死帝甚喜賜我一笥皆有副吾見兒在帝側帝屬我一翟犬曰及而子之長也以賜之帝告我晉國且襄十世而亡嬴姓將大敗周人於范魁之西而亦不能有也今余將思虞舜之勲適余將以其胄女孟姚配而十世之孫董安于受言而書藏之以扁鵲言告簡子簡子賜扁鵲田四萬畝

他日簡子出有人當道辟之不去從者將拘之當道者曰吾欲有謁於主君從者以聞簡子召之曰嘻吾有所見子遊也當道者曰屏左右願有謁簡子屏人當道者曰日者主君之病臣在帝側簡子曰然有之子見我何為當道者曰帝今主君射熊與罷皆死簡子曰是何也當道者曰晉國且有天難主君首之帝今主君滅二卿夫罷罷皆其祖也簡子曰帝賜我二笥皆有副何也當道者曰主君之子將剋二國於翟皆子姓也簡子曰吾見兒在帝側帝屬我一翟犬曰

及而子之長以賜之夫兒何說以賜翟犬當道者曰兒主君之子也翟犬代之先也主君之子且必有代及主君之後嗣且有革政而胡服并二國翟簡子闕其姓而延之以官當道者曰臣野人致帝命遂不見是何謂也曰是皆妖也其占皆如當道者言所見於帝前之事所見當道之人妖人也其後晉二卿范氏中行氏作亂簡子攻之中行昭子范文子敗出犇齊始簡子使姑布子卿相諸子莫吉至翟婦之子無恤以為貴簡子與語賢之簡子慕

一本作乃告諸子曰吾藏

王充論衡 卷三十一
寶符於常山之上先得者賞諸子皆上山無所得無
恤還曰已得符矣簡子問之無恤曰從常山上臨代
代可取也簡子以爲賢乃廢太子而立之簡子死無
恤代是爲襄子襄子既立誘殺代王而并其地又并
知氏之地後取空同戎自簡子後十世至武靈王吳
慶入其母姓嬴子孟姚其後武靈王遂取中山并胡
地武靈王之十九年更爲胡服國人化之皆如其言
無不然者蓋妖祥見於兆審矣皆非實事吉凶之漸
若天告之何以知天不實告之也以當道之人在帝

側也夫在天帝之側皆貴神也致帝之命是天使者
也人君之使車騎備具天帝之使單身當道非其狀
也天官百二十與地之王者無以異也地之王者官
屬備具法象天官稟取制度天地之官同則其使者
亦宜鈞官同人異者未可然也何以知簡子所見帝
非實帝也以夢占知之樓臺山陵官位之象也人夢
上樓臺升山陵輒得官位實樓臺山陵非官位也則
知簡子所夢見帝者非天帝也人臣夢見人君人君
必不見又必不賜以人臣夢占之知帝賜二笥翟大

者非天帝也非天帝則其言與百鬼游于鈞天非天也魯叔孫穆子夢天壓已者審然是天下至地也至地則有樓臺之抗不得及已及已則樓臺宜壞樓臺不壞是天不至地不至地則不得壓已不得壓已則壓已者非天也則天之象也叔孫穆子所夢壓已之天非天則知趙簡子所游之天非天也或曰人亦有直夢見甲明日則見甲矣夢見君明日則見君矣曰然人有直夢直夢皆象也其象直耳何以明之直夢者夢見甲夢見君明日見甲與君此直也如問甲與

君甲與君則不見也甲與君不見所夢見甲與君者象類之也乃甲與君象類之則知簡子所見帝者象類帝也且人之夢也占者謂之魂行夢見帝是魂之上天也上天猶上山也夢上山足登山手引木然後能升升天無所緣何能得上天之去人以萬里數人之行日百里魂與體形俱尚不能疾況魂獨行安能速乎使魂行與形體等則簡子之上下天宜數歲乃悟七日輒覺期何疾也夫魂者精氣也精氣之行與雲煙等案雲煙之行不能疾使魂行若蜚鳥乎行不

能疾人或夢蜚者用魂蜚也其蜚不能疾於鳥天地之氣尤疾速者颺風也颺風之發不能終一日使魂行若颺風乎則其速不過一日之行亦不能至天人夢上天一卧之頃也其覺或尚在天上未終下也若人夢行至雒陽覺因從雒陽悟矣魂神蜚馳何疾也疾則必非其狀必非其狀則其上天非實事也非實事則爲妖祥矣夫當道之人簡子病見於帝側後見當道象人而言與相見帝側之時無以異也由此言之卧夢爲陰候覺爲陽占審矣

趙襄子既立知伯益驕請地韓魏韓魏予之請地於趙趙不予知伯益怒遂率韓魏攻趙襄子襄子懼迺犇保晉陽原過從後至於託平驛見三人自帶以上可見自帶以下不可見予原過竹二節莫通曰爲我以是遺趙無恤既至以告襄子襄子齊三日親自割竹有赤書曰趙無恤余霍大山陽侯天子三月丙戌余將使汝滅知氏汝亦祀我百邑余將賜汝林胡之地襄子再拜受神之命是何謂也曰是蓋襄子且勝之祥也三國攻晉陽歲餘引汾水灌其城城不浸者

三板襄子懼使相張孟談私於韓魏韓魏與合謀竟以三月丙戌之日大滅知氏共分其地蓋妖祥之氣象人之形稱霍大山之神猶夏庭之妖象龍稱褒之二君趙簡子之祥象人稱帝之使也何以知非霍大山之神也曰大山地之體猶人有骨節骨節安得神如大山有神宜象大山之形何則人謂鬼者死人之精其象如生人之形今大山廣長不與人同而其精神不異於人不異於人則鬼之類人鬼之類人則妖祥之氣也

秦始皇帝三十六年熒惑守心有星墜下至地爲石刻其石曰始皇死而地分始皇聞之令御史逐問莫服盡取石旁家人誅之因燔其石妖使者從關東夜過華陰平野或有人持璧遮使者曰爲我遺鎬池君因言曰今年祖龍死使者問之因忽不見置其璧去使者奉璧具以言聞始皇帝默然良久曰山鬼不過知一歲事乃言曰祖龍者人之先也使御府視璧乃二十八年行渡江所沉璧也明三十七年夢與海神戰如人狀是何謂也曰皆始皇且死之妖也始皇夢

與海神戰恚怒入海候神射大魚自琅琊至勞成山
不見至之杲山還見巨魚射殺一魚遂旁海西至平
原津而病到沙丘而崩當星墜之時熒惑為妖故石
旁家人刻書其石若或為之文曰始皇死或教之也
猶世間童謠非童所為氣導之也凡妖之發或象人
為鬼或為人象鬼而使其實一也晉公子重耳失國
乏食於道從耕者乞飯耕者奉塊土以賜公子公子
怒咎犯曰此吉祥天賜土地也其後公子得國復土
如咎犯之言齊田單保卽墨之城欲詐燕軍云天神

下助我有一人前曰我可以為神乎田單却走再拜
事之竟以神下之言聞於燕軍燕軍信其有神又見
牛若五采之文遂信畏懼軍破兵北田單卒勝復獲
侵地此人象鬼之妖也使者過華陰人持璧遮道委
璧而去妖鬼象人之形也夫沉璧於江欲求福也今
還璧示不受物福不可得也璧者象前所沉之璧其
實非也何以明之以鬼象人而見非實人也人見鬼
象生存之人定問生存之人不與已相見妖氣象類
人也妖氣象人之形則其所賫持之物非真物矣祖

龍死謂始皇也祖人之本龍入君之象也人物類則其言禍亦放矣問世亦云人不與日昧其效原象漢高皇帝以秦始皇崩之歲為泗上亭長送徒至驪山徒多道亡因縱所將徒遂行不還被酒夜經澤中今一人居前前者還報曰前有大虵當道願還高祖醉曰壯士行何畏乃前拔劍擊斬虵虵遂分兩徑開行數里醉因卧高祖後人至虵所有一老嫗夜哭之人曰嫗何為哭嫗曰人殺吾子人曰嫗子為何見殺嫗曰吾子白帝子化為虵當徑今者赤帝子斬之故

哭人以嫗為妖言因欲笞之嫗因忽不見何謂也曰是高祖初起威勝之祥也何以明之以嫗忽然不見也不見非人非人則鬼妖矣夫以嫗非人則知所斬之虵非虵也云白帝子何故為虵夜而當道謂虵白帝子高祖赤帝子白帝子為虵赤帝子為人五帝皆天之神也子或為虵或為人人與虵異物而其為帝同神非天道也且虵為白帝子則嫗為白帝后乎帝者之后前後宜備帝者之子官屬宜盛今一虵死於徑一嫗哭於道云白帝子非實明矣夫非實則象象

王充論衡 卷之二十三
則妖也妖則所見之物皆非物也非物則氣也高祖所殺之虵非虵也則夫鄭厲公將入鄭之時邑中之虵與邑外之虵鬪者非虵也厲公將入鄭妖氣象虵而鬪也鄭國鬪虵非虵則知夏庭二龍爲龍象爲龍象則知鄭子產之時龍戰非龍也天道難知使非妖也使是亦妖也

畱侯張良椎秦始皇誤中副車始皇大怒索求張良張良變姓名亡匿下邳常閑從容步游下邳泗上有
一老父衣褐至良所直墮其履泗下顧謂張良孺子

下取履良愕然欲毆之以其老爲彊忍下取履因跪進履父以足受履笑去良大驚父去里所復還曰孺子可教矣後五日平明與我期此良怪之因跪曰諾五日平明良往父已先在怒曰與老人期後何也去後五日早會五日鷄鳴復往父又已先在復怒曰後何也去後五日復早來五日良夜未半往有頃父來喜曰當如是矣出一篇書曰讀是則爲帝者師後十三年子見我濟北穀成山下黃石即我也遂去無他言弗復見旦日視其書乃太公兵法也良因異之習

讀之是何謂也曰是高祖將起張良爲輔之祥也良居下邳任俠十年陳涉等起沛公略地下邳良從遂爲師將封爲留侯後十三年後高祖過濟北界得穀成山下黃石取而葆祠之及留侯死并葬黃石蓋吉凶之象神矣天地之化巧矣使老父象黃石黃石象老父何其神邪問曰黃石審老父老父審黃石耶曰石不能爲老父老父不能爲黃石妖祥之氣見故驗也何以明之晉平公之時石言魏榆平公問於師曠曰石何故言對曰石不能言或憑依也不然民聽偏

也夫石不能人言則亦不能人形矣石言與始皇時石墜車郡民刻之無異也刻爲文言爲辭辭之與文一實也民刻文氣發言民之與氣一性也夫石不能自刻則亦不能言不能言則亦不能爲人矣太公兵法氣象之也何以知非實也以老父非人知書亦非太公之書也氣象生人之形則亦能象太公之書問曰氣無刀筆何以爲文曰魯惠公夫人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掌曰爲魯夫人晉唐叔虞文在其手曰虞魯成季友文在其手曰友三文之書性自然老父之書

五經通義 卷之三
氣自成也性自然氣自成與夫童謠口自言無以異也當童之謠也不知所受口自言之口自言文自成或爲之也推此以省太公釣得巨魚劍魚得書云呂尚封齊及武王得白魚喉下文曰以予發蓋不虛矣因此復原河圖洛書言興衰存亡帝王際會審有其文矣皆妖祥之氣吉凶之端也

訂鬼篇

凡天地之間有鬼非人死精神爲之也皆人思念存想之所致也致之何由由於疾病人病則憂懼憂懼

見鬼出凡人不病則不畏懼故得病寢衽畏懼鬼至畏懼則存想存想則目虛見何以效之傳曰伯樂學相馬顧玩所見無非馬者宋之庖丁學解牛三年不見生牛所見皆死牛也二者用精至矣思念存想自見異物也人病見鬼猶伯樂之見馬庖丁之見牛也伯樂庖丁所見非馬與牛則亦知夫病者所見非鬼也病者困劇身體痛則謂鬼持箠杖毆擊之若見鬼把椎鑱繩纏立守其旁病痛恐懼妄見之也初疾畏驚見鬼之來疾困恐死見鬼之怒身自疾痛見鬼之

擊皆存想虛致未必有其實也夫精念存想或泄於目或泄於口或泄於耳泄於目目見其形泄於耳耳聞其聲泄於口口言其事晝日則鬼見暮卧則夢聞獨卧空室之中若有所畏懼則夢見夫人據案其身哭矣覺見卧聞俱用精神畏懼存想同一實也

一曰人之見鬼目光與卧亂也人之晝也氣倦精盡夜則欲卧卧而目光反反而精神見人物之象矣人病亦氣倦精盡目雖不卧光已亂於卧也故亦見人物象病者之見也若卧若否與夢相似當其見也其

人能自知覺與夢故其見物不能知其鬼與人精盡氣倦之效也何以驗之以狂者見鬼也狂癡獨語不與善人相得者病困精亂也夫病且死之時亦與狂等卧病及狂三者皆精衰倦目光反照故皆獨見人物之象焉

一曰鬼者人所見得病之氣也氣不和者中人中人為鬼其氣象人形而見故病篤者氣盛氣盛則象人而至至則病者見其象矣假令得病山林之中其見鬼則見山林之精人或病越地者病見越人坐其側

由此言之灌夫竇嬰之徒或時氣之形象也凡天地之間氣皆純於天天文垂象於上其氣降而生物氣和者養生不和者傷害本有象於天則其降下有形於地矣故鬼之見也象氣爲之也衆星之體爲人與鳥獸故其病人則見人與鳥獸之形

一曰鬼者老物精也夫物之老者其精爲人亦有未老性能變化象人之形人之受氣有與物同精者則其物與之交及病精氣衰劣也則來犯陵之矣何以效之成事俗間與物交者見鬼之來也夫病者所見

之鬼與彼病物何以異人病見鬼來象其墓中死人來迎呼之者宅中之六畜也及見他鬼非是所素知者他家若草野之中物爲之也

一曰鬼者本生於人時不成人變化而去天地之性本有此化非道術之家所能論辯與人相觸犯者病人命當死死不離人何以明之禮曰顓頊氏有三子生而亡去爲疫鬼一居江水是爲虐鬼一居若水是爲魍魎鬼一居人宮室區隅漚庫善驚人小兒前顓頊之世生子必多若顓頊之鬼神以百數也諸

鬼神有形體法能立樹與人相見者皆生於善人得善人之氣故能似類善人之形能與善人相害陰陽浮游之類若雲煙之氣不能爲也

一曰鬼者甲乙之神也甲乙者天之別

一本作剛

氣也其

形象人人病且死甲乙之神至矣假令甲乙之日病則死見庚辛之神矣何則甲乙鬼庚辛報甲乙故病人且死殺鬼之至者庚辛之神也何以效之以甲乙日病者其死生之期常在庚辛之日此非論者所以爲實也天道難知鬼神闇昧故具載列今世察之也

一曰鬼者物也與人無異天地之間有鬼之物常在四邊之外時往來中國與人雜則凶惡之類也故人病且死者乃見之天地生物也有人如鳥獸及其生凶物亦有似人象鳥獸者故凶禍之家或見蜚尸或見走凶或見人形三者皆鬼也或謂之鬼或謂之凶或謂之魅或謂之魑皆生存實有非虛無象類之也何以明之成事俗間家人且凶見流光集其室或見其形若鳥之狀時流人堂室察其不謂若鳥獸矣夫物有形則能食能食則便利便利有驗則形體有實

矣左氏春秋曰投之四裔以禦魑魅山海經曰北方有鬼國說螭者謂之龍物也而魅與龍相連魅則龍之類矣又言國人物之黨也山海經又曰滄海之中有度朔之山上有大桃木其屈蟠三千里其枝間東北曰鬼門萬鬼所出入也上有二神人一曰神荼一曰鬱壘主閱領萬鬼惡害之鬼執以葦索而以食虎於是黃帝乃作禮以時驅之立大桃人門戶畫神荼鬱壘與虎懸葦索以禦凶魅有形故執以食虎案可食之物無空虛者其物也性與人殊時見時匿與龍

不常見無以異也

一曰人且吉凶妖祥先見人之且死見百怪鬼在百怪之中故妖怪之動象人之形或象人之聲為應故其妖動不離人形天地之間妖怪非一言有妖聲有妖文有妖或妖氣象人之形或人含氣為妖象人之形諸所見鬼是也人含氣為妖巫之類是也是以實謠口自言巫辭意自出口自言意自出則其為人與聲氣自立音聲自發同一實也世稱紂之時夜郊鬼

哭及倉頡作書鬼夜哭氣能象人聲而哭則亦能象人形而見則人以為鬼矣鬼之見也人之妖也天地之間禍福之至皆有兆象有漸不卒然有象不猥來天地之道人將亡凶亦出國將亡妖亦見猶人且吉祥至國且昌昌瑞到矣故夫瑞應妖祥其實一也而世獨謂鬼者不在妖祥之中謂鬼猶神而能害人不通妖祥之道不睹物氣之變也國將亡妖見其亡非妖也人將死鬼來其死非鬼也亡國者兵也殺人者病也何以明之齊襄公將為賊所殺游于姑焚遂

田于具丘見大豕從者曰公子彭生也公怒曰彭生敢見引弓射之豕人立而啼公懼墜于車傷足喪履而為賊殺之夫殺襄公者賊也先見大豕於路則襄公且死之妖也人謂之彭生者有似彭生之狀也世人皆知殺襄公者非豕而獨謂鬼能殺人一惑也天地之氣為妖者太陽之氣也妖與毒同氣中傷人者謂之毒氣變化者謂之妖世謂童謠熒惑使之彼言有所見也熒惑火星火有毒熒故當熒惑守宿國有禍敗火氣恍惚故妖象存亡龍陽物也故時變化鬼

陽氣也時藏時見陽氣赤故世人盡見鬼其色純朱
蜚凶陽也陽火也故蜚凶之類為火光火熱焦物故
止集樹木枝葉枯死鴻範五行二曰火五事二曰言
言火同氣故童謠詩歌為妖言言出文成故世有文
書之怪世謂童子為陽故妖言出於小童童巫含陽
故大雩之祭舞童暴巫雩祭之禮倍陰合陽故猶日
食陰勝攻社之陰也日食陰勝故攻陰之類天旱陽
勝故愁陽之黨巫為陽黨故魯僖遭旱議欲焚巫巫
含陽氣以故陽地之民多為巫巫黨於鬼故巫者為

鬼巫鬼巫比於童謠故巫之審者能處吉凶吉凶能
處吉凶之徒也故申生之妖見於巫巫含陽能見為
妖也申生為妖則知杜伯莊子義厲鬼之徒皆妖也
杜伯之厲為妖則其弓矢投措皆妖毒也妖象人之
形其毒象人之兵鬼毒同色故杜伯弓矢皆朱彤也
毒象人之兵則其中人人輒死也中人微者即為腓
病者不即時死何則腓者毒氣所加也妖或施其毒
不見其體或見其形不施其毒或出其聲不成其言
或明其言不知其音若夫申生見其體成其言者也

杜伯之屬見其體施其毒者也詩妖童謡石言之屬明其言者也濮水琴聲紂郊鬼哭出其聲者也妖之見出也或且凶而豫見或凶至而因出因出則妖與毒俱行豫見妖出不能毒申生之見豫見之妖也杜伯莊子義厲鬼至因出之妖也周宣王燕簡公宋夜姑時當死故妖見毒因擊晉惠公身當獲命未死故妖直見而毒不射然則杜伯莊子義厲鬼之見周宣王燕簡夜姑且死之妖也申生之出晉惠公且見獲之妖也伯有之夢駟帶公孫段且卒之妖也老父結

草魏顛且勝之祥亦或時杜回見獲之妖也蒼犬噬呂后呂后且死妖象犬形也武安且卒妖象竇嬰灌夫之面也故凡世間所謂妖祥所謂鬼神者皆太陽之氣爲之也太陽之氣天氣也天能生人之體故能象人之容夫人所以生者陰陽氣也陰氣生爲骨肉陽氣主爲精神人之生也陰陽氣具故骨肉堅精氣盛精氣爲知骨肉爲強故精神言談形體固守骨肉精神合錯相持故能常見而不滅亡也太陽之氣盛而無陰故徒能爲象不能爲形無骨肉有精氣故一

見恍惚輒復滅亡也

論衡卷第二十二終

論衡卷第二十三

漢會稽王充著

明新安程榮校

言毒篇

薄葬篇

四諱篇

調時篇

言毒篇

或問曰天地之間萬物之性含血之蟲有蝮虵蜂蠆咸懷毒螫犯中人身謂護疾痛當時不救流徧一身草木之中有巴豆野葛食之湊薄頗多殺人不知此

物稟何氣於天萬物之生皆稟元氣元氣之中有毒
螫乎曰夫毒太陽之熱氣也中人人毒人食湊薄者
其不堪任也不堪任則謂之毒矣太陽火氣常為毒
螫氣熱也太陽之地人民促急促急之人口舌為毒
故楚越之人促急捷疾與人談言口唾射人則人脈
胎腫而為創南郡極熱之地其人祝樹樹枯唾鳥鳥
墜巫咸能以祝延人之疾愈人之禍者生於江南含
烈氣也夫毒陽氣也故其中人若火灼人或為蝮所
中割肉置地集沸火氣之驗也四方極皆為維邊唯

東南隅有溫烈氣溫烈氣發常以春夏春夏陽起東
南隅陽位也他物之氣入人鼻目不能疾痛火煙入
鼻鼻疾入目目痛火氣有烈也物為靡屑者多唯一
火最烈火氣所燥也食甘旨之食無傷於人食蜜少
多則令人毒蜜為蜂液蜂則陽物也人行無所觸犯
體無故痛痛處若箠杖之跡人腓腓謂鬼毆之鬼者
太陽之妖也微者疾謂之邊其治用蜜與丹蜜丹陽
物以類治之也夫治風用風治熱用熱治邊用蜜丹
則知邊者陽氣所為流毒所加也天地之間毒氣流

行人當其衝則面腫疾世人謂之火流所刺也人見鬼者言其色赤太陽妖氣自如其色也鬼為烈毒犯人輒死故杜伯射周宣立崩鬼所賫物陽火之類杜伯弓矢其色皆赤南道名毒曰短狐杜伯之象執弓而射陽氣因而激激而射故其中人象弓矢之形火困而氣熱血毒盛故食走馬之肝殺人氣困為熱也盛夏暴行暑暍而死熱極為毒也人疾行汗出對鑪汗出嚮日亦汗出疾溫病者亦汗出四者異事而皆汗出困同熱等火日之變也天下萬物含太陽氣而

生者皆有毒螫毒螫渥者在蟲則為蝮蛇蜂蠆在草

則為巴豆治

一作野字

葛在魚則為鮭與魴魷故人食鮭

肝而死為魴魷螫有毒魚與鳥同類故鳥蜚魚亦蜚鳥郊魚亦郊蝮蛇蜂蠆皆郊同性類也其在人也為

小人故小人之口為禍天下小人皆懷毒氣陽地小人毒尤酷烈故南越之人祝誓輒效諺曰衆口爍金口者火也五行二曰火五事二曰言言與火直故云爍金道口舌之爍不言拔木焰火必云爍金金制於火火口同類也藥生非一地太伯舜之吳鑄多非一

工世稱楚棠溪溫氣天下有路畏入南海鳩鳥生於
南人飲鳩死辰為龍巳為蛇辰巳之位
在東南龍有毒蛇有螫故蝮有利牙龍有逆鱗木生火火為毒故
蒼龍之獸含火星冶葛巴豆皆有毒螫故冶在東南
巴在西南土地有燥濕故毒物有多少生出有處地
故毒有烈不烈蝮蛇與魚比故生於草澤蜂蠆與鳥
同故產於屋樹江北地燥故多蜂蠆江南地濕故多
蝮蛇生高燥比陽陽物懸垂故蜂蠆以尾刺生下濕
比陰陰物柔伸故蝮蛇以口齧毒或藏於首尾故螫

齧有毒或藏於體膚故食之輒瀕或附於唇吻故舌
鼓為禍毒螫之生皆同一氣發動雖異內為一類故
人夢見火占為口舌夢見蝮蛇亦口舌火為口舌之
象口舌見於蝮蛇同類其本所稟一氣也故火為言
言為小人小人為妖由口舌口舌之徵由人感天故
五事二曰言言之咎徵僭恒暘若僭者奢麗故蝮蛇
多文文起於陽故若致文暘若則言從故時有詩妖
妖氣生美好故美好之人多邪惡叔虎之母美叔向
之母知之不使視寢叔向諫其母曰深山大澤實生

龍虵彼美吾懼其生龍虵以禍汝汝弊族也國多大
寵不仁之人間之不亦難乎余何愛焉使往視寢生
叔虎美有勇力嬖於藥懷子及范宣子遂懷子殺叔
虎禍及叔向夫深山大澤龍虵所生也比之叔虎之
母者美色之人懷毒螫也生子叔虎美有勇力勇力
所生生於美色禍難所發由於勇力火有光耀木有
容貌龍虵東方木含火精故美色貌麗瞻附於肝故
生勇力火氣猛故多勇木剛強故多力也生妖怪者
常由好色爲禍難者常發勇力爲毒害者皆在好色

美酒爲毒酒難多飲蜂液爲蜜蜜難益食勇夫強國
勇夫難近好女說一作悅心好女難畜辯士快意辯士

難信故美味腐腹好色惑心勇夫招禍辯口致殃四
者世之毒也辯口之毒爲害尤酷何以明之孔子見
陽虎却行白汗交流陽虎辯有口舌口舌之毒中人
病也人中諸毒一身死之中於口舌一國潰亂詩曰
讒言罔極交亂四國四國猶亂况一人乎故君子不
畏虎獨畏讒夫之口讒夫之口爲毒大矣

聖賢之業皆以薄葬省用爲務然而世尚厚葬有奢
恭之失者儒家論不明墨家議之非故也墨家之議
右鬼以爲人死輒爲神鬼而有知能形而害人故引
杜伯之類以爲效驗儒家不從以爲死人無知不能
爲鬼然而賻祭備物者示不負死以觀生也陸賈依
儒家而說故其立語不肯明處劉子政舉薄葬之奏
務欲省用不能極論是以世俗內持狐疑之議外聞
杜伯之類又見病且終者墓中死人來與相見故遂
信是謂死如生閔死獨葬魂孤無副丘墓閉藏穀物

乏匱故作偶人以待尸柩多藏食物以歆精魂積浸
流至或破家盡業以充死棺殺人以殉葬以快生意
非知其內無益而奢侈之心外相慕也以爲死人有
知與生人無以異孔子非之而亦無以定實然而陸
賈之論兩無所處劉子政奏亦不能明儒家無知之
驗墨家有知之故事莫明於有效論莫定於有證空
言虛語雖得道心人猶不信是以世俗輕愚信禍福
者畏死不懼義重死不顧生竭財以事神空家以送
終辯士文人有效驗若墨家之以杜伯爲據則死無

知之實可明薄葬省財之教可立也今墨家非儒儒
家非墨各有所持故乖不合業難齊同故二家爭論
世無祭祀復生之人故死生之義未有所定實者死
人闇昧與人殊途其實荒忽難得深知有知無知之
情不可定爲鬼之實不可是通人知士雖博覽古今
窺涉百家條入葉貫不能審知惟聖心賢意方比物
類爲能實之夫論不留精澄意苟以外效立事是非
信聞見於外不詮訂於內是用耳目論不以心意議
也夫以耳目論則以虛象爲言虛象效則以實事爲

非是故是非者不徒耳目必開心意墨議不以心而
原物苟信聞見則雖效驗章明猶爲失實失實之議
難以教雖得愚民之欲不合知者之心喪物索用無
益於世此蓋墨術所以不傳也魯人將以璵璠斂孔
子聞之徑庭麗級而諫夫徑庭麗級非禮也孔子爲
救患也患之所由常由有所貪璵璠寶物也魯人用
斂姦人憫之欲心生矣姦人欲生不畏罪法不畏罪
法則丘墓抽矣孔子睹微見著故徑庭麗級以救患
直諫夫不明死人無知之義而著丘墓必抽之諫雖

盡比干之執人人必不聽何則諸侯財多不憂貧威
彊不懼抽死人之議狐疑未定孝子之計從其重者
如明死人無知厚葬無益論定議立較著可聞則璵
璠之禮不行徑庭之諫不發矣今不明其說而彊其
諫此蓋孔子所以不能立其教孔子非不明死生之
實其意不分別者亦陸賈之語指也夫言死無知則
臣子倍其君父故曰喪祭禮廢則臣子恩泊臣子恩
泊則倍死亡先倍死亡先則不孝獄多聖人懼開不
孝之源故不明死無知之實異道不相連事生厚化

自生雖事死泊何損於化使死者有知倍之非也如
無所知倍之何損明其無知未必有倍死之害不明
無知成事已有賊生之費孝子之養親病也未死之
時求卜迎醫異禍消藥有益也既死之後雖審如巫
咸良如扁鵲終不復生何則知死氣絕終無補益治
死無益厚葬何差乎倍死恐傷化絕卜拒醫獨不傷
義乎親之生也坐之高堂之上其死也葬之黃泉之
下黃泉之下非人所居然而葬之不疑者以死絕異
處不可同也如當亦如生存恐人倍之宜葬於宅與

生同也不明無知爲人倍其親獨明葬黃泉不爲離其先乎親在獄中罪疑未定孝子馳走以救其難如罪定法立終無門戶雖曾子子騫坐泣而已何則計動無益空爲煩也今死親之魂定無所知與拘親之罪決不可救何以異不明無知恐人倍其先獨明罪定不爲忽其親乎聖人立義有益於化雖小弗除無補於政雖大弗與今厚死人何益於恩倍之弗事何損於義孔子又謂爲明器不成示意有明備則偶人象類生人故魯用偶人葬孔子嘆睹用人殉之兆也

故嘆以痛之即如生當備物不示如生意悉其教用偶人葬恐後用生殉用明器獨不爲後用善器葬乎絕用之源不防喪物之路重人不愛用痛人不憂國傳議之所失也救漏防者悉塞其穴則水泄絕穴不悉塞水有所漏漏則水爲患害論死不悉則奢禮不絕不絕則喪物索用用索物喪民貧耗之至危亾之道也蘇秦爲燕使齊國之民高大丘冢多藏財物蘇秦身弗以勸勉之財盡民貧國空兵弱燕軍卒至無以自衛國破城亡主出民散今不明死之無知使

民自竭以厚葬親與蘇秦奸計同一敗墨家之議自
違其術其薄葬而又右鬼右鬼引效以杜伯爲驗杜
伯死人如謂杜伯爲鬼則夫死者審有知如有知而
薄葬之是怒死人也情欲厚而惡薄以薄受死者之
責雖右鬼其何益哉如以鬼非死人則其信杜伯非
也如以鬼是死人則其薄葬非也術用乖錯首尾相
違故以爲非非與是不明皆不可行夫如是世俗之
人可一詳覽詳覽如斯可一薄葬矣

四諱篇

俗有大諱四一曰諱西益宅西益宅謂之不祥不祥
必有死亡相懼以此故世莫敢西益宅防禁所從來
者遠矣傳曰魯哀公欲西益宅史爭以爲不祥哀公
作色而怒左右數諫而弗聽以問其傅宰質睢曰吾
欲西益宅史以爲不祥何如宰質睢曰天下有三不
祥西益宅不與焉哀公大說有頃復問曰何謂三不
祥對曰不行禮義一不祥也嗜欲無止二不祥也不
聽規諫三不詳也哀公繆然深惟慨然自反遂不益
宅令史與宰質睢止其益宅徒爲煩擾則西益宅祥

與不祥未可知也。今史質睢以爲西益宅審不祥則
史與質睢與今俗人等也。夫宅之四面皆地也。三面
不謂之凶。益西面獨謂不祥何哉。西益宅何傷於地
體何害於宅神。西益不祥損之能善乎。西益不祥東
益能吉乎。夫不祥必有祥者。猶不吉必有吉矣。宅有
形體神有吉凶。動德致福。犯刑起禍。今言西益宅謂
之不祥何益而祥者。且惡人西益宅者誰也。如地惡
之。益東家之西損。西家之東何傷於地。如以宅神不
欲西益神猶人也。人之處宅欲得廣大何故惡之而

以宅神惡煩擾則四而益宅皆當不祥。諸工技之家
說吉凶之占皆有事狀。宅家言治宅犯凶神移徙言
忌歲月祭祀言觸血忌喪葬言犯剛柔皆有鬼神凶
惡之禁。人不忌避有病死之禍。至於西益宅何害而
謂之不祥不祥之禍何以爲。敗實說其義不祥者義
理之禁。非吉凶之忌也。夫西方長老之地尊者之位
也。尊長在西。卑幼在東。尊長主也。卑幼助也。主少而
助多。尊無二上。卑有百下也。西益主益主不增助二
上不百下也。於義不善故謂不祥不祥者不宜也。於

義不宜未有凶也何以明之夫墓死人所藏田人所
飲食宅人所居處三者於人吉凶宜等西益宅不祥
西益墓與田不言不祥夫墓死人所居因忽不憤田
非人所處不設尊卑宅者長幼所共加慎致意者何
可不之諱義祥於宅略於墓與田也其說不詳
二曰諱被刑爲徒不上丘墓但知不可不能知其不
可之意問其禁之者不能知其諱受禁行者亦不要
其忌連相放效至或於被刑父母死不送葬若至墓
側不敢臨葬甚失至於不行弔傷見他人之柩夫徒

善人也被刑謂之徒丘墓之上二親也死謂之先
宅與墓何別親與先何異如以徒被刑先人責之則
不宜入宅與親相見如徒不得與死人相見則親死
在堂不得哭柩如以徒不得升丘墓則徒不得上山
陵世俗禁之執據何義實說其意徒不上丘墓有二
義義理之諱非凶惡之忌也徒用心以爲先祖全而
生之子孫亦當全而歸之故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
開予足開予手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曾子重慎
臨絕效全喜免毀傷之禍也孔子曰身體發膚受之

父母弗敢毀傷孝者怕入刑辟刻畫身體毀傷髮膚少德泊行不戒慎之所致也愧負刑辱深自刻責故不升墓祀於先古禮廟祭今俗墓祀故不升墓慙負先人一義也墓者鬼神所在祭祀之處祭祀之禮齊戒潔清重之至也今已被刑刑殘之人不宜與祭供侍先人卑謙謹敬退讓自賤之意也緣先祖之意見子孫被刑惻怛憐傷恐其臨祀不忍歆享故不上墓二義也昔太伯見王季有聖子文王知太王意欲立之入吳采藥斷法文身以隨吳俗太王薨太伯還王

季辟主太伯再讓王季不聽三讓曰吾之吳越吳越之俗斷髮文身吾刑餘之人不可爲宗廟社稷之主王季知不可權而受之夫徒不上丘墓太伯不爲主之義也是謂祭祀不可非謂極當葬身不送也葬死人先祖痛見刑人先祖哀權可哀之身送可痛之屍使先祖有知痛屍哀形何愧之有如使無知丘墓田野也何慙之有慙愧先者謂身體刑殘與人異也古者用刑形毀不全乃不可耳方今象刑象刑重者髡鉗之法也若完城旦以下施刑綵衣系躬冠帶與俗

人殊何爲不可世俗信而謂之皆凶其失至於不弔鄉黨屍不升侘人之丘惑也

三曰諱婦人乳子以爲不吉將舉吉事入山林遠行度川澤者皆不與之交通乳子之家亦忌惡之丘墓廬道畔踰月乃入惡之甚也暫卒見若爲不吉極原其事何以爲惡夫婦人之乳子也子含元氣而出元氣天地之精微也何凶而惡之人物也子亦物也子生與萬物之生何以異諱人之生謂之惡萬物之生又惡之乎生與胞俱出如以胞爲不吉人之有胞猶

木實之有扶也包裹兒身因與俱出若鳥卵之有殼何妨謂之惡如惡以爲不吉則諸生物有扶殼者宜皆惡之萬物廣多難以驗事人生何以異於六畜皆含血氣懷子子生與人無異獨惡人而不憎畜豈以人體大氣血盛乎則夫牛馬體大於人凡可惡之事無與鈞等獨有一物不見比類乃可疑也今六畜與人無異其乳皆同一狀六畜與人無異諱人不諱六畜不曉其故也世能別人之產與六畜之乳吾將聽其諱如不能別則吾謂世俗所諱妄矣且凡人所惡

莫有腐鼻腐鼻之氣敗傷人心故鼻聞鼻口食腐心
損口惡霍亂嘔吐夫更衣之室可謂臭矣鮑魚之肉
可謂腐矣然而有其之更衣之室不以為忌肴食腐
魚之肉不以為諱意不存以為惡故不計其可與不
也凡可憎惡者若濺墨漆附著人身今日見鼻聞一
過則已忽亡輒去何故惡之出見負豕於塗腐漸於
溝不以為凶者洿辱自在彼人不著己之身也今婦
人乳子自在其身齋戒之人何故忌之江北乳子不
出房室知其無惡也至於犬乳置之宅外此復惑也

江北諱犬不諱人江南諱人不諱犬謠俗防惡各不
同也夫人與犬何以異房室宅外何以殊或惡或不
惡或諱或不諱世俗防禁竟無經也月之晦也日月
合宿紀為一月猶八日月中分謂之弦十五日日月
相望謂之望三十日日月合宿謂之晦晦與弦望一
實也非月晦日月光氣與月朔異也何故踰月謂之
吉乎如實凶踰月未可謂吉如實吉雖未踰月猶為
可也實說諱忌產子乳犬者欲使人常自潔清不欲
使人被污辱也夫自潔清則意精意精則行清行清

而貞廉之節立矣

四曰諱舉正月五月子以爲正月五月子殺父與母不得已舉之父母禍死則信而謂之真矣夫正月五月子何故殺父與母人之含氣在腹腸之內其生十月而產共一元氣也正與二月何殊五與六月何異而謂之凶也世傳此言久拘數之人莫敢犯之弘識大材實核事理深睹吉凶之分者然後見之昔齊相田嬰賤妾有子名之曰文文以五月生嬰告其母勿舉也其母竊舉生之及長其母因兄弟而見其子文

於嬰嬰怒曰吾今女去此子而敢生之何也文頓首因曰君所以不舉五月子者何故嬰曰五月子者長至戶將不利其父母文曰人生受命於天乎將受命於戶邪嬰嘿然文曰必受命於天君何憂焉如受命於戶卽高其戶誰能至者嬰善其言曰子休矣其後使文主家待賓客賓客日進名聞諸侯文長過戶而嬰不死以田文之說言之以田嬰不死效之世俗所諱虛妄之言也夫田嬰俗父而田文雅子也嬰信忌不實義文信命不辟諱雅俗異材舉措殊操故嬰名

闇而不明文聲馳而不滅實說世俗諱之亦有緣也
夫正月歲始五月盛陽子以生精熾熱烈厭勝父母
父母不堪將受其患傳相放倣莫謂不然有空諱之
言無實凶之效世俗惑之誤非之甚也夫忌諱非一
必託之神怪若設以死凶然後世人信用畏避忌諱
之語四方不同略舉通語令世觀覽若夫曲俗微小
之諱衆多非一咸勸人爲善使人重慎無鬼神之害
凶醜之禍世諱作豆醬惡聞雷一人不食欲使人急
作不欲積家踰至春也諱厲刀井上恐刀墮井中也

或說以爲刑之字井與刀也厲刀井上井刀相見恐
被刑也母承屋檐而坐恐瓦墮擊人首也母反懸冠
爲似死人服或說惡其反而承塵溜也母偃寢爲其
象屍也母以箸相受爲其不固也母相代掃爲修冢
之人異人來代已也諸言母者教人重慎勉人爲善
禮曰母搏飯母流歆禮義之禁未必吉凶之言也

調時篇

世俗起土興功歲月有所食所食之地必有死者假
今太歲在子歲食於酉正月建寅月食於巳子寅地

興功則酉巳之家見食矣見食之家作起厭勝以五行之物懸金木水火假令歲月食西家西家懸金歲月食東家東家懸炭設祭祀以除其凶或空亡徙以辟其殃連相倣效皆謂之然如考實之虛妄迷也何以明之夫天地之神用心等也人民無狀加罪行罰非有二心兩意前後相反也移徙不避歲月歲月惡其不避巳之衝位怒之也今起功之家亦動地體無狀之過與移徙等起功之家當為歲所食何故反令巳酉之地受其咎乎豈歲月之神惟移徙而咎起功

哉用心措意何其不平也鬼神罪過人猶縣官謫罰民也民犯刑罰多非一小過宥罪大惡犯辟未有以無過受罪無過而受罪世謂之寃今巳酉之家無過於月歲子家起宅空為見食此則歲寃無罪也且夫太歲在子子宅直符午宅為破不須興功起事空居無為猶被其害今歲月所食待子宅有為巳酉乃凶太歲歲月之神用罰為害動靜殊致非天從歲月神意之道也審論歲月之神歲則太歲也在天邊際立於子位起室者在中國一州之內假令揚州在東南

使如鄒衍之言天下爲一州又在東南歲食於酉食西羗之地東南之地安得凶禍假令歲在人民之間西宅爲酉地則起功之家宅中亦有酉地何以不近食其宅中之酉地而反食他家乎且食之者審誰也如審歲月歲月天之從神飲食與天同天食不食人故郊祭不以爲牲如非天神亦不食人天地之間百神所食聖人謂當與人等推生事死推人事鬼故百神之祀皆用衆物無用人者物食人者虎與狼也歲月之神豈虎狼之精哉倉卒之世穀食乏匱人民饑

餓自相啖食豈其啖食死者其精爲歲月之神哉歲月有神日亦有神歲食月食日何不食積日爲月積月爲時積時爲歲千五百三十九歲爲一統四千六百一十七歲爲一元增積相倍之數分餘終竟之名耳安得鬼神之怪禍福之驗乎如歲月終竟者宜有神則四時有神統元有神月三日魄八日弦十五日望與歲月終竟何異歲月有神魄與弦復有神也一日之中分爲十二時平旦寅日出卯也十二月建寅卯則十二月時所加寅卯也日加十二辰不食月建

十二辰獨食豈日加無神月建獨有哉何故月建獨食日加不食乎如日加無神用時決事非也如加時有神獨不食非也神之口腹與人等也人饑則食飽則止不為起功乃一食也歲月之神起功乃食一歲之中興功者希歲月之神饑乎倉卒之世人民亡室宅荒廢興功者絕歲月之神餓乎且田與宅俱人所治興功用力勞佚鈞等宅掘土而立木田鑿溝而起堤堤與木俱立掘與鑿俱為起宅歲月食治田獨不食豈起宅時歲月饑治田時飽乎何事鈞作同飲食

不等也說歲月食之家必銓功之小大立遠近之步數假令起三尺之功食一步之內起十丈之後食一里之外功有大小禍有近遠蒙恬為秦築長城極天下之半則其為禍宜以萬數秦長城之造秦民不多死周公作維興功至大當時歲月宜多食聖人知其審食宜徙所食地置於吉祥之位如不知避人民多凶經傳之文賢聖宜有刺譏今聞築維之民四方和會功成事畢不聞多死說歲月之家殆虛非實也且歲月審食猶人口腹之饑必食也且為己酉地有厭

勝之故畏一金刃懼一死炭豈閉口不敢食哉如實
畏懼宜如其數五行相勝物氣鈞適如泰山失火沃
以一杯之水河決千里塞以一掬之土能勝之乎非
失五行之道小大多少不能相當也天地之性人物
之力少不勝多小不厭大使三軍持木杖匹夫持一
刃伸力角氣匹夫必死金性勝木然而木勝金負者
木多而金寡也積金如山燃一炭火以燔爍之金必
不消非失五行之道金多火少少多小大不鈞也五
尺童子與孟賁爭童子不勝非童子怯力少之故也
狼衆食人人衆食狼敵力角氣能以小勝大者希爭
彊量功能以寡勝衆者鮮天道人物不能以小勝大
者少不能服多以一刃之金一炭之火厭除凶咎却
歲之殃如何也

論衡卷第二十四

論衡卷第二十四

論衡卷第二十四

論衡卷第二十四

論衡卷第二十四

論衡卷第二十四

論衡卷第二十四

論衡卷第二十四

論衡卷第二十四

論衡卷第二十四

漢 會稽王充著

明 仁和張樸次

譏日篇

卜筮篇

辨崇篇

難歲篇

譏日篇

世俗既信歲時而又信日舉事若病死災患大則謂之犯觸歲月小則謂之不避日禁歲月之傳既用日禁之書亦行世俗之人委心信之辯論之士亦不能

定是以世人舉事不考於心而合於日不參於義而致於時時日之書衆多非一略舉較著明其是非使信天時之人將一疑而倍之夫禍福隨盛衰而至代謝而然舉事曰凶人畏凶有效曰吉人冀吉有驗禍福自至則述前之吉凶以相戒懼此日禁所以累世不疑惑者所以連年不悟也葬歷曰葬避九空地自及日之剛柔月之奇耦日吉無害剛柔相得奇耦相應乃爲吉良不合此歷轉爲凶惡夫葬藏棺也歛藏尸也初死藏尸於棺少久藏棺於墓墓與棺何別歛

與葬何異歛於棺不避凶葬於墓獨求吉如以墓爲重夫墓土也棺木也五行之性木土鈞也治木以羸尸穿土以埋棺治與穿同事尸與棺一實也如以穿土賊地之體鑿溝耕園亦宜擇日世人能異其事吾將聽其禁不能異其事吾不從其諱日之不害又求日之剛柔剛柔既合又索月之奇耦夫日之剛柔月之奇耦合於葬歷驗之於吉無不相得何以明之春秋之時天子諸侯卿大夫死以千百數案其葬日未必合於歷又曰雨不克葬庚寅日中乃葬假令魯小

君以剛日死至葬日巳丑剛柔等矣剛柔合善日也
不克葬者避雨也如善日不當以雨之故廢而不用
也何則雨不便事耳不用剛柔重凶不吉欲便事而
犯凶非魯人之意臣子重慎之義也今廢剛柔待庚
寅日中以暘爲吉也禮天子七月而葬諸侯五月卿
大夫士三月假今天子正月崩七月葬二月崩八月
葬諸侯卿大夫士皆然如驗之葬歷則天子諸侯葬
月常竒常耦也衰世好信禁不肖君好求福春秋之
時可謂衰矣隱哀之間不肖甚矣然而葬埋之日不

見所諱無忌之故也周文之世法度備具孔子意密
春秋義織如廢吉得凶妄舉觸禍宜有微文小義貶
譏之辭今不見其義無葬歷法也祭祀之歷亦有吉
凶假令血忌月殺之日固凶以殺牲設祭必有患禍
夫祭者供食鬼也鬼者死人之精也若非死人之精
人未嘗見鬼之飲食也推生事死推人事鬼見生人
有飲食死爲鬼當能復飲食感物思親故祭祀也及
他神百鬼之祠雖非死人其事之禮亦與死人同蓋
以不見其形但以生人之禮准况之也生人飲食無

日鬼神何故有日如鬼神審有知與人無異則祭不
宜擇日如無知也不能飲食雖擇日避忌其何補益
實者百祀無鬼死人無知百祀報功示不忘德死如
事生示不背亡祭之無福不祭無禍祭與不祭尚無
禍福况日之吉凶何能損益如以殺牲見血避血忌
月殺則生人食六畜亦宜辟之海內屠肆六畜死者
日數千頭不擇吉凶早歿者未必屠工也天下死罪
各月斷囚亦數千人其刑於市不擇吉日受禍者未
必獄吏也肉盡殺牲獄具斷囚囚斷牲殺創血之實

何以異於祭祀之牲獨爲祭祀設歷不爲屠工獄吏
立見世俗用意不實類也祭非其鬼又信非其諱持
二非往求一福不能得也沐書曰子日沐令人愛之
夕日沐令人白頭夫人之所愛憎在容貌之好醜頭
髮白黑在年歲之稚老使醜如媼母以子日沐能得
愛乎使十五女子以卯日沐能白髮乎且沐者去首
垢也洗去足垢盥去手垢浴去身垢皆去一形之垢
其實等也洗盥浴不擇日而沐獨有日如以首爲最
尊尊則浴亦治面面亦首也如以髮爲最尊則櫛亦

宜擇日櫛用水沐用水水與木俱五行也用木不避
忌用水獨擇日如以水尊於木則諸用水者宜皆擇日
日且水不若火尊如必以尊卑則用火者宜皆擇日
且使子沐人愛之郊沐其首白者誰也夫子之性水
也郊木也水不可愛木色不白子之禽鼠郊之獸兔
也鼠不可愛兔毛不白以子日沐誰使可愛卯日沐
誰使凝白者夫如是沐之日無吉凶爲沐立日歷者
不可用也裁衣有書書有吉凶凶日製衣則有禍吉
日則有福夫衣與食俱輔人體食輔其內衣衛其外

飲食不擇日製衣避忌日豈以衣爲於其身重哉人
道所重莫如食急故八政一曰食二曰貨衣服貨也
如以加之於形爲尊重在身之物莫大於冠造冠無
禁裁衣有忌是於尊者略卑者詳也且夫沐去頭垢
冠爲首飾浴除身垢衣衛體寒沐有忌冠無諱浴無
吉凶衣有利害俱爲一體共爲一身或善或惡所諱
不均俗人淺知不能實也且衣服不如車馬九錫之
禮一曰車馬二曰衣服作車不求良辰裁衣獨求吉
且俗人所重失輕重之實也工伎之書起宅蓋屋必

擇日夫屋覆人形宅居人體何害於歲月而必擇之
如以障蔽人身者神惡之則夫裝車治船着蓋施帽
亦當擇日如以動地穿土神惡之則夫鑿溝耕園亦
宜擇日夫動土擾地神地神能原人無有惡意但欲
居身自安則神之聖心必不忿怒不忿怒雖不擇日
猶無禍也如土地之神不能原人之意苟惡人動擾
之則雖擇日何益哉王法禁殺傷人殺傷人皆伏其
罪雖擇日犯法終不免辜如不禁也雖妄殺傷終不
入法縣官之法猶鬼神之神制也穿鑿之過猶殺傷之

罪也人殺傷不在擇日繕治室宅何故有忌又學書
諱丙日云倉頡以丙日死也禮不以子卯舉樂殷夏
以子卯日亡也如以丙日書子卯日舉樂未必有禍
重先王之亡日悽愴感動不忍以舉事也忌日之法
蓋丙與子卯之類也殆有所諱未必有凶禍也堪輿
曆曆上諸神非一聖人不言諸子不傳殆無其實天
道難知假令有之諸神用事之日也忌之何福不諱
何禍王者以甲子之日舉事民亦用之王者聞之不
刑法也夫王者不怒民不與已相避天神何為獨當

責之王法舉事以人事之可否不問日之吉凶孔子
曰卜其宅兆而安厝之春秋祭祀不言卜日禮曰內
事以柔日外事以剛日剛柔以慎內外不論吉凶以
爲禍福前物非世聖人不言論之不動亦無其實天
蓋與卜筮篇賤也亦未必凶歸也與
俗信卜筮謂卜者問天筮者問地著神龜靈兆數報
應故捨人議而就卜筮違可否而信吉凶其意謂天
地審告報著龜真神靈也如實論之卜筮不問天地
著龜未必神靈有神靈問天地俗儒所言也何以明

之子路問孔子曰猪肩羊膊可以得兆萑葦藁茅可
以得數何必以著龜孔子曰不然蓋取其名也夫著
之爲言者也龜之爲言舊也明狐疑之事當問者舊
也由此言之著不神龜不靈蓋取其名未必有實也
無其實則知其無神靈無神靈則知不問天地也且
天地口耳何在而得問之天與人同道欲知天以人
事相問不自對見其人親問其意意不可知欲問天
天高耳與人相遠如天無耳非形體也非形體則氣
也氣若雲霧何能告人著以問地地有形體與人無

異問人不近耳則人不聞人不聞則口不告人夫言問天則天爲氣不能爲兆問地則地耳遠不聞人言信謂天地告報人者何據見哉人在天地之間猶蟻虱之着人身也如蟣虱欲知人意鳴人耳傍人猶不聞何則小大不均音語不通也今以微小之人問巨大天地安能通其聲音天地安能知其言意或曰人懷天地之氣天地之氣在形體之中神明是矣人將卜筮告今著龜則神以耳聞口言若已思念神明從胷腹之中聞知其言故鑽龜揲著兆見數著夫人用

神思慮思慮不決故問著龜著龜兆數與意相應則是神可謂明告之矣時或意以爲可兆數不吉或兆數則吉意以爲凶夫思慮者已之神也爲兆數者亦已之神也一身之神在胷中爲思慮在胷外爲兆數猶人入戶而坐出門而行也行坐不異意出入不易情如神明爲兆數不宜與思慮異天地有體故能搖動搖動有生之類也生則與人同矣問生人者須以生人乃能相報如使死人問生人則必不能相答今天地生而著龜死以死問生安能得報枯龜之骨死

著之莖問生之天地世人謂之天地報應誤矣如著
龜爲若版牘兆數爲若書字象類人君出教今乎則
天地口耳何在而有教令孔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
焉百物生焉天不言則亦不聽人之言天道稱自然
無爲今人問天地天地報應是自然之有爲以應人
也按易之文觀揲著之法二分以象天地四揲以象
四時歸奇於勑以象閏月以象類相法以立卦數耳
豈云天地合報人哉人道相問則對不問不應無求
空扣人芝門無問虛辨人之前則主人笑而不應或

怒而不對試使卜筮之人空鑽龜而卜虛揲著而筮
戲弄天地亦得兆數天地妄應乎又試使人罵天而
卜毆地而筮無道至甚亦得兆數苟謂兆數天地之
神何不滅其火灼其手振其指而亂其數使之身體
疾痛血氣湊踊而猶爲之見兆出數何天地之不憚
勞用心不惡也由此言之卜筮不問天地兆數非天
地之報明矣然則卜筮亦必有吉凶論者或謂隨人
善惡之行也猶瑞應應一作隨善而至災異隨惡而到
治之善惡善惡所致也疑非天地故應之也吉人鑽

龜輒從善兆凶人揲著輒得逆數何以明之紂至惡之君也當時災異繁多七十卜而皆凶故祖伊曰格人元龜罔敢知吉賢者不舉大龜不兆災變亟至周武受命高祖龍興天人並祐竒怪旣多豐沛子弟才之又吉故吉人之體所致無不良凶人之起所招無不醜衛石駘卒無適子有庶子六人卜所以爲後者曰沐浴佩玉則兆五人皆沐浴佩玉石祁子曰焉有執親之喪而沐浴佩玉不沐浴佩玉石祁子兆衛人卜以龜爲有知也龜非有知石祁子自知也祁子行

善政有嘉言言嘉政善故有明瑞使時不卜謀之於衆亦猶稱善何則人心神意同吉凶也此言若然然非卜筮之實也夫鑽龜揲著自有兆數兆數之見自有吉凶而吉凶之人適與相逢吉人與善兆合凶人與惡數遇猶吉人行道逢吉事顧睨見祥物非吉事祥物爲吉人瑞應也凶人遭遇凶惡於道亦如之夫見善惡非天應答適與善惡相逢遇也鑽龜揲著有吉凶之兆者逢吉遭凶之類也何以明之周武王不豫周公十三龜公曰乃逢是吉魯卿莊叔生子穆叔

以周易筮之遇明夷之謙夫卜曰逢筮曰遇實遭遇
所得非善惡所致也善則逢吉惡則遇凶天道自然
非爲人也推此以論人君治有吉凶之應亦猶此也
君德遭賢時適當平嘉物竒瑞偶至不肖之君亦反
此焉世人言卜筮者多得實誠者寡論者或謂著龜
可以參事不可純用夫鑽龜揲著兆數輒見見無常
占占者生意吉兆而占謂之凶凶數而占謂之吉吉
凶不效則謂卜筮不可信周武王伐紂卜筮之逆占
曰大凶太公推著蹈龜而曰枯骨死草何知而凶夫

卜筮兆數非吉凶誤也占之不審吉凶吉凶變亂變
亂故太公黜之夫著筮龜卜猶聖王治世卜筮兆數
猶王治瑞應瑞應無常兆數詭異詭異則占者惑無
常則議者疑疑則謂平未治惑則謂吉不良何以明
之夫吉兆數吉人可遭也治遇符瑞聖德之驗也周
王伐紂遇烏魚之瑞其卜曷爲逢不吉之兆使武王
不當起出不宜逢瑞使武王命當興卜不宜得凶由
此言之武王之卜不得凶占謂之凶者失其實也魯
將伐越筮之得鼎折足子貢占之以爲凶何則鼎而

折足行用足故謂之凶孔子占之以爲吉曰越人水
居行用舟不用足故謂之吉魯伐越果克之夫子貢
占鼎折足以爲凶猶周之占卜者謂之逆矣逆中必
有吉猶折鼎足之占宜以伐越矣周多子貢直占之
知寡若孔子詭論之材故覩非常之兆不能審也世
因武王卜無非而得凶故謂卜筮不可純用略以助
政示有鬼神明已不得專著書記者採掇行事若韓
非飾邪之篇明已效之驗毀卜訾筮非世信用夫卜
筮非不可用卜筮之人占之誤也洪範稽疑卜筮之

變必問天子卿士或時審是夫不能審占兆數不驗
則謂卜筮不可信用晉文公與楚子戰夢與成王搏
成王在上而盥其腦占曰凶咎犯曰吉君得天楚伏
其罪盥君之腦者柔之也以戰果勝如咎犯占夫占
夢與占龜同晉占夢者不見象指猶周占龜者不見
兆者爲也象無不然兆無不審人之知闇論之失實
也傳或言武王伐紂卜之而龜醜占者曰凶太公曰
龜醜以祭則凶以戰則勝武王從之卒克紂焉審若
此傳亦復孔子論卦咎犯占夢之類也蓋兆數無不

然而吉凶失實者古不巧工也之賤也蓋此幾無不
辨崇篇以避禍避死之卒京師燕齊
世俗信禍祟以為人之疾病死亡及更患被罪戮辱
權笑皆有所犯起功移徙祭祀喪葬行作入官嫁娶
不擇吉日不避歲月觸鬼逢神忌時相害故發病生
禍結法入罪至於死亡殫家滅門皆不重慎犯觸忌
諱之所致也如實論之乃妄言也凡人在世不能不
作事作事之後不能不有吉凶見吉則指以為前時
擇日之福見凶則刺以為往者觸忌之禍多或擇日

而得禍觸忌而獲福工伎射事者欲遂其術見禍忌
而不言聞福匿而不達積禍以驚不慎列福以勉畏
時故世人無愚智賢不肖人君布衣皆畏懼信向不
敢抵犯歸之久遠莫能分明以為天地之書賢聖之
術也人君惜其官人民愛其身相隨信之不復狐疑
故人君興事工伎滿閭人民有為觸傷問時奸書偽
文由此滋生巧惠生意作知求利驚惑愚暗漁富偷
貧愈非古法度聖人之至意也聖人舉事先定於義
義已定立決以上筮示不專已明與鬼神同意其指

欲令衆下信用不疑故書列七十易載八卦從之未必有福違之未必有禍然而禍福之至時也死生之到命也人命懸於天吉凶存於時命窮操行善天不能續命長操行惡天不能奪天百神主也道德仁義天之道也戰栗恐懼天之心也廢道滅德賤天之道嶮隘恣睢悖天之意世間不行道德莫過桀紂妄行不軌莫過幽厲桀紂不早死幽厲不夭折由此言之逢福獲喜不在擇日避時涉患麗禍不在觸歲犯月明矣孔子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苟有時日誠有禍

崇聖人何惜不言何畏不說案古圖籍仕者安危千君萬臣其得失吉凶官位高下位祿降升各有差品家人治產貧富息耗壽命長短各有遠近非高大尊貴舉事以吉日下小卑賤以凶時也以此論之則亦知禍福死生不在遭逢吉祥觸犯凶忌也然則人之生也精氣育也人之死者命窮絕也人之生未必得吉逢喜其死獨何爲謂之犯凶觸忌以孔子證之以死生論之則亦知夫百禍千凶非動作之所致也孔子聖人知府也死生大事也大事道效也孔子云死

生有命富貴在天衆文微言不能奪俗人愚夫不能
易明矣人之於世禍福有命人之操行亦自致之其
安居無爲禍福自至命也其作事起功吉凶至身人
也人之疾病希有不由風濕與飲食者當風卧濕握
錢問崇飽飯饜食齋精解禍而病不治謂崇不得命
自絕謂筮不審俗人之知也夫倮蟲三百六十人爲
之長人物也萬物之中有智慧者也其受命於天稟
氣於元與物無異鳥有巢棲獸有窟穴蟲魚介鱗各
有區處猶人之有室宅樓臺也能行之物死傷病困

小大相害或人捕取以給口腹非作窠穿穴有所觸
東西行徙有所犯也人有死生物亦有終始人有起
居物亦有動作血脉首足耳目鼻口與人不別惟好
惡與人不同故人不能曉其音不見其指耳及其游
於黨類接於同品其知去就與人無異共天同地並
仰日月而鬼神之禍獨加於人不加於物未曉其故
也天地之性人爲貴豈天禍爲貴者作不爲賤者設
哉何其性類同而禍患別也刑不上大夫聖王於貴
者闊也聖王刑賤不罰貴鬼神禍貴不殃賤非易所

謂大人與鬼神合其吉凶也我有所犯抵觸縣官羅
麗刑法不曰過所致而曰家有負居處不慎飲食過
節不曰失調和而曰徒觸時死者累屬葬棺至十不
曰氣相汗而曰葬日凶有事歸之有犯無爲歸之所
居居衰宅耗蜚凶流尸集人室居又禱先祖寢禍遺
殃疾病不請醫更患不修行動歸於禍名曰犯觸用
知淺略原事不實俗人之材也猶繫罪司空作徒未
必到吏日惡繫後時凶也使殺人者求吉日出詣吏
罰罪推善時入獄繫寧能令事解救令至哉人不觸

禍不被罪不被罪不入獄一旦令至解械徑出未必
有解除其凶者也天下千獄獄中萬囚其舉事未必
觸忌諱也居位食祿專城長邑以千萬數其遷徙日
未必逢吉時也歷陽之都一夕沉而爲湖其民未必
皆犯歲月也高祖始起豐沛俱復其民未必皆慎時
日也項羽攻襄安襄安無噍類未必不禱賽也趙軍
爲秦所坑於長平之下四十萬衆同時俱死其出家
時未必不擇時也辰日不哭哭有重喪戊巳死者復
尸有隨一家滅門先死之日未必辰與戊巳也血忌

不殺牲屠肆不多禍上朔不會衆沽舍不觸殃塗上
之暴尸未必出以往亾室中之殯柩未必還以歸忌
由此言之諸占射禍祟者皆不可信用信用之者皆
不可是夫使食口十人居一宅之中不動鑿錘不更
居處祠祀嫁娶皆擇吉日從春至冬不犯忌諱則夫
十人比至百年能不死乎占射事者必將復曰宅有
盛衰若歲破直符不知避也夫如是令數問工伎之
家宅盛卽留衰則避之及歲破直符輒舉家移比至
百年能不死乎占射事者必將復曰移徙觸時往來

不吉夫如是復令輒問工伎之家可徙則往可還則
來比至百年能不死乎占射事者必將復曰泊命壽
極夫如是人之死生竟自有命非觸歲月之所致無
負凶忌之所爲也

難歲篇

俗人險心好信禁忌知者亦疑莫能實定是以儒雅
服從工伎得勝吉凶之書伐經典之義工伎之說凌
儒雅之論今略實論令親覽總核是非使世一悟移
徙法曰徙抵太歲凶負太歲亦凶抵太歲名曰歲下

負太歲名曰歲破故皆凶也假令太歲在甲子天下
之人皆不得南北徙起宅嫁娶亦皆避之其移東西
若徙四維相之如者皆吉何者不與太歲相觸亦不
抵太歲之衝也實問避太歲者何意也令太歲惡人
徙乎則徙者皆有禍令太歲不禁人徙惡人抵觸之
乎則道上之人南北行者皆有殃太歲之意猶長吏
之心也長吏在塗人行觸車馬于其吏從長吏怒之
豈獨抱器載物去宅徙居觸犯之者而乃責之哉昔
文帝出過霸陵橋有一人行逢車駕逃於橋下以爲

文帝之車已過疾走而出驚乘輿馬文帝怒以屬廷
尉張釋之釋之當論使太歲之神行若文帝出乎則
人犯之者必有如橋下走出之人矣方今行道路者
暴溺什死何以知非觸遇太歲之出也爲移徙者又
不能處不能處則犯與不犯未可知未可知則其行
與不行未可審也且太歲之神審行乎則宜有曲折
不宜直南北也長吏出舍行有曲折如天神直道不
曲折乎則從東西四維徙者猶干之也若長吏之南
北行人從東如西四維相之如猶抵觸之如不正南

北南北之徙又何犯如太歲不動行乎則宜有宮室
營堡不與人相見人安得而觸之如太歲無體與長
吏異若煙雲虹蜺直經天地極子午南北陳乎則東
西徙若四維徙者亦干之譬若今時人行觸繁霧蟻
氣無從橫負鄉皆中傷焉如審如氣人當見之雖不
移徙亦皆中傷且太歲天別神也與青龍無異龍之
體不過數千丈如令神者宜長大饒之數萬丈令體
掩北方當言太歲在北方不當言在子其東有丑其
西有亥明不專掩北方極東西之廣明矣令正言在

子位觸土之中直子午者不得南北徙耳東邊直丑
巳之地西邊直亥未之民何為不得南北徙五與亥
地之民使大歲左右通得南北徙及東西徙可則丑
在子東亥在子西丑亥之民東西徙觸歲之位巳未
之民東西徙忌歲所破儒者論天下九州以為東西
南北盡地廣長九州之內五千里竟三河土中周公
卜宅經曰王來紹上帝自服于土中雒則土之中也
鄒衍論之以為九州之內五千里竟合為一州在東
東位名曰赤縣州自有九州者九焉九九八十一凡

八十一州此言殆虛地形難審假令有之亦一難也
使天下九州如儒者之議直雒邑以南對三河以北
豫州荊州冀州之部有太歲耳雍梁之間青兗徐陽
之地安得有太歲使如鄒衍之論則天下九州在東
南位不直子午安得有太歲如太歲不在天地極分
散在民間則一家之宅輒有太歲雖不南北徙猶抵
觸之假令從東里徙西里西里有太歲從東宅徙西
宅西宅有太歲或在人之東西或在人之南北猶行
途上東西南北皆逢觸人太歲位數千萬億天下之

民徙者皆凶爲移徙者何以審之如審立於天地之
際猶王者之位在上中也東方之民張弓西射人不
謂之射王者以不能至王者之都自止射其處也今
徙豈能比至太歲位哉自止徙百步之內何爲謂之
傷太歲乎且移徙之家禁南北徙者以爲歲在子位
子者破午南北徙者抵觸其衝故謂之凶夫破者須
有以推破之也如審有所用則不徙之民皆被破害
如無所用何能破之夫雷天氣也盛夏擊折折木破
山時暴殺人使太歲所破若迅雷也則聲音宜疾死

者宜暴如不者雷亦無能破如謂衝抵為破衝抵安能相破東西相與為衝而南北相與為抵如必以衝抵為凶則東西常凶而南北常惡也如以太歲神其衝獨凶神莫過於天地天地相與為衝則天地之間無生人也或上十二神登明從魁之輩工伎家謂之皆天神也常立子丑之位俱有衝抵之氣神雖不若太歲宜有微敗移徙者雖避太歲之凶猶觸十二神之害為移徙時者何以不禁冬氣寒水也水位在北方夏氣熱火也火位在南方案秋冬寒春夏熱者天

下普然非獨南北之方水火衝也今太歲位在子耳天下皆為太歲非獨子午衝也審以所立者為主則午可為大夏子可為大冬冬夏南北徙者可復凶乎立春艮王震相巽胎离没坤死兌囚乾廢坎休王之衝死相之衝囚王相衝位有死囚之氣乾坤六子天下正道伏羲文王象以治世文為經所載道為聖所信明審於太歲矣人或以立春東北徙抵艮之下不被凶害太歲立於子彼東北徙坤卦近於午猶艮以坤徙觸子位何故獨凶正月建於寅破於申從寅申

徙相之如者無有凶害太歲不指午而空曰歲破午
實無凶禍而虛禁南北豈不妄哉十二月爲一歲四
時節竟陰陽氣終竟復爲一歲日月積聚之名耳何
故有神而謂之立於子位乎積分爲日累日爲月連
月爲時紀時爲歲歲則日月時之類也歲而有神日
月時亦復有神乎千五百三十九爲一統四千六百
一十七歲爲一元歲猶統元也歲有神統元復有神
乎論之以爲無假令有之何故害人神莫過於天地
天地不害人人謂百神百神不害人太歲之氣天地

之氣也何憎於人觸而爲害且文曰甲子不徙言甲
與子殊位太歲立子不居甲爲移徙者運之而復居
甲爲之而復居甲爲移徙時者亦宜復禁東西徙甲
與子鈞其凶宜同不禁甲而獨忌子爲移徙時者竟
妄不可用也人居不能不移徙移徙不能不觸歲不
觸歲不能不得時死工伎之人見今人之死則歸禍
於往時之徙俗心險危死者不絕故太歲之言傳世
不滅

論衡卷第二十四 終

程